

❖ 岁月回眸

家乡的白鹭

龙毅鹏

清晨起床,第一件事便是打开“学习强国”。看到广西钦州湾白鹭飞翔的视频,不禁想到了当年老家那白鹭齐飞、“雪映半天”的奇观。

我的老家在绥宁县鹤公岭侗族苗族乡高坪村。2016年,湖南省实行撤乡并村改革,高坪村与毗邻的侏团村一同并入太平村。那里山清水秀,空气清新,犹如世外桃源。我家房屋左侧是一排参天大树,有红枫、红栎等;右边是一片野山茶林;屋后则是修长挺拔的南竹林。稍远处,也有不少古树巍然耸立。它们大多高逾六十米,树龄达二三百年。最高那棵红栎树龄239年,高过百米,需数人才能合抱。它们如灯塔般矗立,每年夏天吸引成千上万的白鹭前来栖息。白鹭聚集得多了,树叶常被厚厚的白色鸟粪覆盖,远望白皑皑一片。在阳光的照射下,树叶随风翻卷,晃着道道银光。我们住在古树旁,每每从树下走过,常有鸟粪从空中落下,即便快步躲闪,也难幸免。

当年,清晨我常站在堂屋门前台阶上眺望天空。一旦有白鹭带头起飞,齐聚古树的鸟群便齐刷刷倾巢而出。霎时间,万千白鹭齐飞,叫声响彻云霄。傍晚归巢时,“落霞与群鹭齐飞,碧波共长天一色”,那壮观景象,至今难以忘怀。

白鹭来此极有规律,每年清明如约而至,先有小群探路筑巢,两三日后大军便悄然而至。它们以水田中的泥鳅、鳝鱼和溪河鱼虾为食。禾苗刚长出五六寸时,白鹭便踏着浅浪,在大小水田里纵横穿梭,四处捕食。我读初中时,周围山冲的水田里,随处可见这些愣头愣脑、傻得可爱的白鹭。仔细观察,发觉白鹭捕

食颇有讲究:刚会飞的幼鸟常在一古树附近的水田中觅食;身强力壮的则飞到一二十里外的地方“开疆拓土”。农民见白鹭站田里,常出声吆喝,起初惊得它们东奔西跑。后来白鹭渐习以为常,与人玩起“躲猫猫”。因白鹭家族庞大,周围十里八乡的小鱼小虾几被吃尽。古树下的人行道上常遍地狼藉,随处可见它们吃剩的残渣。盛夏时节,这里气味尤其难闻。

它们如神仙般悠居于此,为我的童年添了不少乐趣。不过,它们并不能无忧无虑。夏天,古树枝条上常盘踞着小蛇,伺机吞食幼鸟与鸟蛋。一次,我甚至看到五六条蛇缠于树上。

对白鹭影响最大的,还是人类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常有人专程来打鸟取乐。他们扛火铳、拿弹弓,有时近二十人结队而来。枪声叭叭作响,响彻山谷,白鹭惊得四下纷飞。有人甚至爬上树腰,捕捉活鸟。

爷爷奶奶常苦心劝阻,却收效甚微。当民办教师的父亲常常一声不吭。唯有母亲不畏争执,常挺身而出,高声理论:“你们这样经常来打鸟,既影响了白鹭的安宁,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活!”有次她与一时髦青年对骂十几分钟,直至对方落荒而逃。

此外,老家门前的古树浑身是宝,不仅为白鹭提供了栖息地,也为乡亲带来不少实惠。红栎树结的果子可制成“栲木豆腐”,在缺肉的年代堪称美味,深受老百姓喜爱。每到秋天,捡果子的男女老少络绎不绝,多时可达上百人。风吹果落,“沙沙”作响,如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。树下水田里也落满果实,秋收后大家弯腰将它们从泥中一颗颗抠出。我家因离树近,常趁早晚捡拾,最多一次曾捡

上百斤。母亲后来提醒我们,不要因地利占尽便宜,要让乡邻共享这自然的馈赠。

白鹭每年聚集于老家古树,形成一道美丽风景,大约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。改革开放初期,特别是土地承包到户后,农民种粮积极性高涨。那时农药化肥用得少,农田泥鳅鳝鱼多,小河清澈鱼虾丰,这里成了白鹭的理想生存之地。立秋时天气转冷,这群候鸟便陆续南飞,至白露时全部撤退。我家那里似是它们迁徙的重要通道,它们每年如期而至,又如约撤退。有时一夜之间,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这般景象持续了二十多年。约2000年后,白鹭数量曾一度减少。随着农药化肥的普及,水田种植面积降低,加上人为捕捞溪流中的鱼虾、古树在几场大雪中折枝断臂,白鹭的食宿环境大不如前。2017年,一棵古树因根腐倒下,次年旁树被伐。所幸中间那棵高大的红栎树仍屹立不倒,与旁边两棵大树一同为白鹭留存了一隅家园。

令人欣慰的是,近年来,随着环保意识增强,家乡生态逐渐恢复。溪水复清,泥鳅鳝鱼也多了起来,村民不再打扰这些白色精灵。去年我回乡,惊喜地发现白鹭已翩跹而归,三三两两栖于树梢。数量虽不及往昔,但那悠然洁白的身影,已足够让人心生愉悦与希望。

今年国庆回家看望父母,他们身体尚好,谈起白鹭的回归,脸上洋溢着欣慰。漂泊愈久,愈觉“故乡容不下肉身,他乡容不下灵魂”。望着眼前重现的点点白影,我由衷相信,只要绿水长青、良田得护,那洁白的身影必将越来越多。

(龙毅鹏,任职于邵阳市档案馆)

❖ 宝庆人物

故园琴音远 丹心照山河——缅怀贺绿汀

荣小平

我又一次踏上了邵东市九龙岭镇新庵堂村的青石板路,只见依山傍水的“凹”字形院落静静伫立,前塘鱼跃,后岭青松。这座清同治五年始建的砖木老屋,正是人民音乐家、《游击队之歌》作者贺绿汀的故居。

贺绿汀先生晚年总牵挂着故乡邵东的发展,他与邵东文化馆的张克刚结下了忘年交。改革开放后,张克刚先后十几次赴上海探望、采访先生,每次都能得到先生的热情接待。那时我任邵东广播电视台副局长兼电视台台长,张克刚每次从上海回来,总会到我的办公室,把他和先生会面的细节、带回的资料细细讲给我听,拿给我看。

1995年秋的一天,刚从上海回来的张克刚兴冲冲地告诉我,他这次跟先生特别提起了我,说我也在收集先生的一些资料。随即他拨通了先生家的电话,将听筒递到我手上。“您好,贺老!”因激动与紧张,我握着听筒的手有点轻颤,而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十分亲切随和的声音,没有半点大家的架子。先生笑着邀我:“下次到上海,欢迎到我家里坐坐。”我也连忙恳请他回故乡看看。电话那头,先生的笑声顿了顿,带着几分无奈:“我也想啊,可年纪大了,走不动了呀。”末了,他又叮嘱我:“要是有家乡现在的影像资料,让克刚下次带来给我看看。”

如今再次站在先生故居的铜像前,他温和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萦绕。当年他以笔为武器,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,写下了震撼人心的《游击队之歌》。1937年8月,淞沪会战爆发,34岁的贺绿汀加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建的救亡演剧队,随

队赴南京、武汉等地演出,最后到达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。当时,八路军正在开展游击战,依托山地丛林灵活打击日军。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热情接待了贺绿汀一行,并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抗战的情况,还带他们参观了当地由缴获的日军武器组建的炮兵团,贺绿汀深受触动。

回到临时住处后,贺绿汀辗转反侧,八路军游击队伍的各种画面在脑海里闪现。一天晚上,贺绿汀在老乡家的土炕上,借着油灯,以小军鼓的节奏为灵感,先写出了旋律,然后填上歌词,一夜之间完成了《游击队之歌》的创作。1938年年初,在八路军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,这首歌进行了首演,由贺绿汀亲自指挥,戏剧家欧阳山尊吹着口哨当伴奏,歌声让大家深受感染。此后,“我们都是神枪手,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”的旋律,像战鼓般响彻神州,激励着无数军民奋勇向前。其力量,毛主席的评价是:胜过千军万马。

而贺绿汀的音乐成就,远不止《游击队之歌》。他创作的《牧童短笛》《摇篮曲》等作品,以灵动旋律勾勒生活图景,成为中国现代音乐的经典;他还曾为《风云儿女》《马路天使》等经典影片配乐,用音乐为时代叙事;在音乐教育领域,他更是贡献卓著,推动了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体系的发展。

夕阳透过故居的木窗,洒在先生用过的旧书桌、乐谱架上。桌上还摆着他当年修改乐谱的钢笔,笔杆早已磨得光滑。我轻轻抚摸着桌沿,仿佛能看到先生伏案创作的身影。他写的是音符,藏的是对祖国、对故乡最深沉的爱。

❖ 漫游湘西南

访车万育故居

车晓浩

一个炎热的午后,我与两位友人从邵阳市区出发,驱车前往邵阳县岩口铺镇吊井楼村。村里,静静伫立着一片木壁黛瓦的建筑群,这便是车万育故居。

这片建筑,原为车万育祖父车大敬所建,距今约400年。虽历经风雨,但现存的四栋建筑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韵味。在中堂,一块硕大的“进士”金字牌匾格外醒目,这是湖广布政使司布政使邓某为车万育所立。

车万育的为官之路,充满着正直与担当。作为言官谏官,他公正廉明。在谏垣二十余年,他敢于直言进谏,疏论河工、漕运弊端,昭雪民间冤狱,揭发官场污秽,声震天下,时有“朝阳鸣凤”的称誉。

作为文学家,车万育的著作颇丰,影响深远。其中,《声律启蒙》无疑是最为人熟知的一部。这部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启蒙读物,分为上下卷,按韵分编,包罗天文、地理、花木、鸟兽、人物、器物等的虚实应对,声韵协调,成为学子们学习律诗、吟诗作文不可或缺的经典教科书。

除《声律启蒙》外,车万育的《君臣交徵录》同样具有重要价值。这部著作聚焦君臣关系,通过梳理历史上的君臣互动案例,阐述治国理政的道理,既对君主提出劝诫,也对臣子的职责进行规范,体现了他对政治伦理的深刻思考。

在诗歌创作与研究方面,他



10月26日的夜晚,注定将烙印在我的生命记忆里。当我和我的5位歌手朋友、60名可爱的学生一同站在邵阳市体育中心的绿茵场边,当熟悉的开场旋律响起,我知道,我们酝酿了两个月的梦想,即将在家乡的土地上盛大绽放。

“湖南的人,敬着湖南的神。吃着湖南的粉,辣出了湖南的魂……”《湖南的人·战湘超》这首歌,是我儿子肖翔一起创作的:我是一个在中学音乐讲台上站了二十多年的普通教师;肖翔,一个远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就读,用现代音乐编织梦想的年轻人。我们写下这些带着辣椒味、米粉香的词句,是想把湖南人骨子里的“扎实”与“发狠”唱给孩子们听;而肖翔的编曲,则为这厚重的土地,插上了青春的翅膀。当肖翔在电话里将初版编曲放给我听时,那股既传统又潮流的冲击力,让我瞬间湿了眼眶——我熟悉的湖湘魂,被我的孩子用他的语言重新诠释了。

那晚,在万人瞩目的赛场,听着学生们用尽全力边跳边唱“我们湖南的人,哈是扎实的

❖ 六岭杂谈

一封给家乡的情书——歌曲《湖南的人·战湘超》从创作到绽放

肖良斌

人”,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。这不仅仅是一首节目的成功,更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的接力,在我和我的学生、我和我的孩子之间,完成了。

作为一名音乐教师,我始终坚信,最美的教育在课堂,也在生活现场的每一次实践中。在筹备节目的日子里,我告诉孩子们:“我们不是在排一个节目,我们是在用身体,书写一封给家乡的情书。”

排练厅成了我们最生动的德育课堂。我们一起琢磨,如何用一个个舞步表现“霸蛮”,如何用一个个眼神传递“傲气”。当孩子们汗水淋漓却依旧眼神明亮地反复练习时,我看到了艺术如何激发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热爱与坚持。我尤其感动于高二学生谢妮珂在演出后对我说的话:“肖老师,在球场跳舞比在礼堂紧张一百倍。但

当全场球迷跟着我们一起挥手高唱时,我突然真正懂了什么叫‘为家乡而战’。”这句话,让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。教育所求的,不正是这样的“顿悟”时刻吗?

最让我和孩子们激动的是,我们的演出与当晚邵阳队的精神气质完美契合。在比对方少一人的逆境下,邵阳队顽强拼搏,最终1:1战平劲旅衡阳队。比赛中,看台上数次响彻我们歌曲的副歌。赛后,有朋友发来信息说:“良斌,你们的歌把全场唱燃了!”我想,那是因为我们唱的不是歌,而是每一个邵阳人、每一个湖南人心中共同的情感和不屈的斗志。

当烟花散尽、人群离去,《湖南的人·战湘超》的余音依然在我心中回荡。从《邵阳日报》视频号的初次肯定,到那夜山呼海啸的共鸣,这首歌的旅程,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。它让我更深入地理

解到,教育的生命力,在于连接课堂与生活,连接传统与未来,连接父与子,连接一所学校与一座城市的梦想。

站在人生的中场,回望这个特别的夜晚,我倍感荣幸。我荣幸,能用我所长,为我的城市呐喊;我荣幸,能借这个机会,与我的孩子完成一次跨越代际的合作;我更荣幸,能带领我的学生们,在舞台上,完成了一次关于文化、拼搏与家乡的深刻学习。

那夜,我和我的学生们共同证明:文化传承,从来不是课本里的冰冷文字,而是可以点燃全场、照见未来的熊熊火焰。正如我们在歌中唱的:“只要能干发狠,一切都有可能!”

(肖良斌,任职于邵阳市第二中学)

